

# “无名译者”金晓宇：别叫我“天才”

杭州 50 岁“无名译者”金晓宇，数十年与自身所患双相情感障碍共处，十年间用仅能看到的一只眼睛，完成了 22 部共 600 余万字的外文译著

他的翻译语言平实，常用短句，读者评价他的文字“准确又细腻，比原文还好”。对待注释他也十分较真，多年来，作为文稿“第一读者”的父亲金性勇只挑出过一处错误

比起天才传说，金晓宇的翻译才能表现得更加踏实具体——始终专注，经常较真，忍常人之所不能，将冷板凳坐穿

找到媒体时，金性勇说：“我感到很孤单，希望有人听听我们的故事”



▲ 1 月 19 日，金性勇坐在家中，墙上是爱人的遗像。

▼ 1 月 19 日拍摄的金晓宇家的客厅。

► 1 月 19 日，金晓宇坐在电脑前。

本报记者郑梦雨摄



本报记者郑梦雨

电影《美丽心灵》中，天赋异禀的博弈论大师，数学家约翰·纳什“用自己的精神战胜了自己的精神疾病”。

杭州 50 岁“无名译者”金晓宇，数十年与自身所患双相情感障碍共处，十年间用仅能看到的一只眼睛，完成了 22 部共 600 余万字的外文译著。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与空间、艺术与现实的互文。

真实生活中，金晓宇、父亲金性勇、母亲曹美藻，两代人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保护着人之为人的体面。

1 月 18 日，当我走进金晓宇家时，他和 86 岁的父亲正坐在摆满桌面的译著后面，平静地等待新的造访者。

比起天才传说，金晓宇的翻译才能表现得更加踏实具体——始终专注，经常较真，忍常人之所不能，将冷板凳坐穿。

找到媒体时，金性勇含泪完成了口述。他说：“我感到很孤单，希望有人听听我们的故事。”

## 不完美小孩

老屋约 60 平方米，屋内昏暗、陈旧、无序。这是金晓宇（父亲称其“小宇”）一家人自 1988 年生活至今的地方。

更狭窄的一间屋子是小宇的卧室，屋内一窗、一床、一桌、一柜、一书架。书架上零散堆放着书籍，更多是不同语种和版本的辞典。小宇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唇边一层薄须。绝大多数时刻，他就这样没有表情地坐在这里，面对着眼镜。

童年时一次意外，让小宇右眼晶体破碎。高中辍学，后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和抑郁交替间歇发作。1992 年开始，小宇几乎每年都要去医院。

要不要给小宇开残疾人证明？金

性勇心里不安。他总不想承认自己的儿子一生将会是残疾的。但是父亲希望孩子未来能走得更顺，咬了咬牙，最终小宇被医学认定为精神二级残疾。

眼睛坏掉后，小宇上学越来越没信心，躲在家里看书，放弃了高考。在他的人生弹簧里，往后是被“狠狠压扁”的日子——复读、去工厂打工、读书、退学、自考、自杀未遂，去新华书店和浙江教育书店做兼职……他不想与人打交道，于是把自己关在家里，自学语言。

父母的工资挤出来炒股票，想为儿子多留些钱，奈何投资失利，母亲曹美藻身体顿然垮掉，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卧床三年。这个知识分子家庭，一下子遭遇了两种让人类束手的精神类疾病。

命运的小舟在生活的巨涛中摇摇晃晃，一家人沉浮与共。

小宇最近一次被关进医院，是因为一个人跑去了温州。那是病情发作的前兆，他没告诉父亲，失联了一天一夜。父亲又一次把他送进了医院。小宇在医院里没有意识地吃饭，没有意识地睡去。医院于他是个令人“害怕”的地方。

这一住就是两月余。没有人曾料想到，出院后他没有妈妈了。

## 较真的“画匠”

《本雅明书信集》的样书，是金晓宇去年 12 月份在医院拿到的。金性

勇把书送到医院门口，由护士转交。翻译这本德文书，小宇花了两年多时间，煌煌 53 万字。

在家期间，小宇自学了德语和日语，巩固英语。他认为学习语言的经验是相通的，最开始看德语教科书，然后看翻译相关的专业书，再之后读原文小说。“我学一门外语，至少要读 20 本原版小说。”金晓宇说。

有时原文看不懂，他就去图书馆拿一本又大又厚的字典查。在浙江大学图书馆，他看完了几乎所有德语和日语教材。

早期，他用收音机听广播。“在短波收音机上可以收听到英语和日语广播。我从小就用那台收音机，用了十多年，后来家里买了电脑才开始看剧，日剧看了 60 多部，就为了学语言。”

每次翻译时，他都先将原文通读一遍，再十页十页地翻译。每十页再次通读，每三十页做一次备份。翻译《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的元素》期间，导演的每部作品他都至少看了两遍，书中提到的电影细节还会反复对照。

小宇用过三台电脑。第一台是父亲花一万多元买回的大联想机，小宇发病时家里电器都被砸坏过，但没砸过电脑。还有一台崭新的、键盘上覆盖着一层保护膜的笔记本电脑，是表哥最近送来的。

强度最高时，小宇吃完早餐就开始翻译，一天工作七八个小时。为了保持好体力，他每天用一个小时，散步三

售当地农产品达 3000 万元。

几年前，邓小燕放弃了东南沿海的高薪工作，返乡创业。她成立农业公司，带动以西阳村为中心的 624 户脱贫，帮助 1.3 万名乡亲致富。

从 2020 年开始，她带领团队进入电商直播领域，成为一名“电商新农人”，带着乡亲们走出了一条农业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振兴新路。邓小燕新近发布的视频里，拍摄了许多乡亲们杀年猪、做传统美食的视频，传递着浓浓的乡情。

“未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我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和我一样，返乡创业，把家乡建设得更美丽。”邓小燕说。

“一码贵州”线上年货节正在贵州各地举行，柴火腊肉、桐梓方竹笋、阳朗辣子鸡等地方特产受到消费者的喜爱，直播秒杀、抽奖优惠等更吸引了不少人气。

毕节新农汇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周礼贵和员工们忙得团团转。线上年货节让他的公司订单激增，应接不暇。从 2016 年开始，周礼



个公交站的距离。

他的翻译语言平实，常用短句。读者评价他的文字“准确又细腻，比原文还好”。有时他去图书馆看到长长的借阅记录，觉得“更加不能出错”。对待注释他也十分较真，多年来，文稿的“第一读者”金性勇只挑出过一处错误。

十年翻译 22 本书（其中 2 本未出版），内容横跨小说、电影、音乐、哲学等多个领域。小宇自己写道：“据业内人士反馈，这个速度相当了得。殊不知里面有多少自己的努力和老天爷的恩赐。”他觉得老天既然赐给了他这个本事，就得往前赶路。

小宇觉得自己“不是天才，是个‘画匠’”。翻译就像描画，描得越贴近越好。

翻译的稿费并不高。他曾跟父亲说，苦是苦，乐趣也有不少。“如果我不得病，可能就把时间浪费掉了，我把这事儿好好做下去，你也不要太为我难过。”

他在这 600 多万字中，搭建了一个属于很多人的世界。他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场景。

他几乎从不主动表达，但他在这庞大的文字世界里歌舞哭笑。没有了形体的紧绷和束缚，那是一个自由舒展的地方。

## “小车不倒只管推”

大约一个月前，小宇出院回家了。金性勇临近家门才敢告诉他母亲去世的消息。50 岁的金晓宇抱住父亲大哭

出来——这是他在不发病时鲜少出现的激烈情感表达。通常，他看起来面无表情，也许是常年服用稳定情绪药物的副作用。

他拿起笔，在纸上回忆起和母亲的往事：“母亲在很大程度上规划了我的翻译生涯。按倒叙来说，她通过校友会与留校教课的陆教授交流沟通，再通过陆教授的女婿的篮球朋友，也是出版人杨先生为我谋得了第一个试译的机会。”

母亲曹美藻不仅是当年的高材生，还培养大儿子考入复旦大学，大儿子后又到澳大利亚定居。唯有小儿子小宇成为夫妻俩最深的牵挂。

曹美藻对小宇管得很严，按小宇的说法，“她在我人生的道路几次关键环节（替我）扳动轨道”。小学时，她让小宇转去更好的学校，长大后小宇想学历史，她却想让他学国际贸易，也想尽办法让他变开朗。小宇很在意母亲的话，却又不知所措。

“她生病之后，对我的控制力减弱了。”小宇说，语气中不知是轻松还是遗憾。

小宇译的书，被堆放在客厅一块木板上。这木板下就是母亲生前常用的缝纫机。这台缝纫机，是小宇“失控”时也没有碰过的另一件“贵重”物品。

母亲踩着缝纫机踏板的声音，就像一支摇篮曲。小宇穿着母亲做的衣裳，四季觉得温暖，小宇不碰它……

曹美藻“痴呆”了三年，小宇从没对她发过脾气。买菜，洗脸，每两小时

接一次大小便，抱着母亲上下床。他记着母亲的好。

当小宇从医院回来，想要“像照顾小孩一样照顾母亲”时，她却毫无知觉地走了。

小宇记得母亲常说一句话，“小车不倒只管推”。“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问我，随即自己给出了答案“就是我生病了也要把我推出去，不能一直待在家里”。

这是她生活的信念。小宇的车没有倒，那就得继续往前推。

## 我们不分开

对于《本雅明书信集》的样书，金性勇提了几点意见。除了在文字上把关，他也把关于装帧设计、开本尺寸的想法都告诉了编辑。

“我爸爸很有耐心，在我生活里扮演了很多角色，帮我跟出版社编辑联系，给我做助手，以前还帮我校对，改得很仔细。”

金性勇也爱好读书，尤其喜欢屠格涅夫。1967 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到天津药物研究所做研究，后又调到杭州民生药厂（今杭州民生药业），行事认真谨慎，“做实验都要自己去看过才放心”，退休后还在做产品评估和资料工作。

每天清晨，金性勇不敢起床太早，他怕打扰小宇睡觉。

客厅里没有电视，不仅因为小宇砸坏过三台，更是因为他担心会吵到小宇翻译。

社区书记说，每次小宇发病伤人后，总会出现一个颤巍巍的老人，跟对方讲“这是我儿子，他有病，损失我来赔”。

媒体的报道突然给父子俩带来巨大关注，有爱心车队想为老人提供服务，金性勇婉拒，“谢谢你们，我有月票，我坐公交习惯了”。

面对物质上的帮助，金性勇总是答复对方：“我够吃够喝了，人心要满足。我没那么困难，不太会请别人帮忙。这样我心里更舒服，谢谢社会各界。”

“心里老是不平静，老是觉得吃亏，就要犯错，就很危险。”他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体面，温和平静、坚韧持守。

父子俩互相搀扶，“相依为命”，关系越来越亲密。杭州放映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小宇说“爸爸，有空我们一起去看”，金性勇说“我陪你看，虽然我不一定看得懂”。

金性勇近来的开心事是，杭州市残疾人托管中心答应让他和儿子一起入住。“我们不分开”，金性勇哽咽，“我要抓紧时间陪儿子”。

小宇希望在父亲 88 岁前完成他的第二本本雅明著作《拱廊计划》的翻译，之后暂停工作，开始学习西班牙语。

“我不是天才，我需要努力。”金晓宇说。

我问金性勇：“爱是什么？”他说：“爱是最宝贵的东西。”

电影《美丽心灵》中，约翰·纳什在诺贝尔奖答谢辞中说：“在爱的支持下，我能够找到生活的逻辑和生命的理由。”

这“爱的支持”里，有温柔、关照和尊重，让“金晓宇”们守护住自己的“美丽心灵”。

（上接 1 版）

## 从“小慢车”到“直播间” 多样大集托起幸福年

传统年货大集热火朝天，年货销售的新花样、新体验则为人们带来不一样的新春感受，也为乡亲们带来农产品销售的新通道，为乡村振兴带来新的助力。

皑皑白雪覆盖群山，阳光下，两山间，一列绿皮火车慢悠悠驶向远方。

这是从吉林通化开往辽宁丹东的 4318 次列车。车厢里，暖意融融，行李架上悬挂的红色条幅上写着六个大字“列车年货大集”。车窗两侧的座位上，架起了一排排红色的折叠摊位，上面摆满了特色农产品：蜂蜜、公鸡、土鸡蛋、榛蘑……

伴随着列车员的广播，相邻车厢不少乘客过来赶起大集。列车长金明朔介绍说，这趟列车沿途经过的大多是山区，周边百姓生产的农产品很难走出大山，从 2019 年开始，铁路部门以“慢火车”为载体，把“大集”搬进车

厢。渐渐地，这辆低票价的慢火车成为乡亲们致富增收的“移动市场”。

68 岁的辽宁凤城市石城镇西隈村村民刘英明今天生意格外好，不到一个小时，她带来的 80 个鹅蛋就被抢购一空。刘英明是“列车大集”的常客，也是一名脱贫户。原来，老伴身患重病，家里生活困难，在当地政府的帮扶下，刘英明养起鸡、鸭、鹅，但产品销路是个难题：“我们村在大山里，到城里就一趟公共汽车，车上人挤人，以前上城里卖蛋，我就怕把这些蛋挤坏了，就把蛋篓搂在怀里。”

“列车大集”开通后，刘英明在家门口就能上车，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鸡蛋差不多就卖完了，随着生意越来越红火，她还增加了蘑菇、榛子、山野菜等新花样。“一年光赶列车大集，就能收入差不多 1 万元。”老人笑着说。

在四川广元，剑阁县东宝镇双西村两委委员邓小燕把年货大集搬到了网络上，她通过在抖音发布地方美食制作视频，带火了当地的大米、土鸡、腊味、牛肉等农副产品。全国各地的“粉丝”纷纷下单，2021 年，她帮助销

贵开始在毕节发展香葱种植，借助网络销售，产品供不应求，带动了 2000 多位村民就业。

“一码贵州”是贵州省在“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背景下打造的一站式消费平台。截至 2021 年底，“一码贵州”平台交易额累计超 40 亿元，与数十个脱贫县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有力助推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乡村振兴。

网络订单也使贵州农业从“种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种什么”，“小农户”精准链接上了“大市场”。

## 新科技、新设备 新年货里的新希望

一排排簇新的农机具在阳光下泛着光亮，一摞摞介绍新技术的宣传手册摆满桌子，一群群村民围着农业技术人员问个不停……年货大集上，不仅传统的年货受到欢迎，新农具、新科技同样受到农民们的关注和追捧。这里面，正蕴含着农民们对来年新生活的期待与憧憬。

一场瑞雪过后，贵州茶产业第一县湄潭处处银装素裹。在许多年货大集上，杀青机、摊凉机等制茶设备正在展销。

“咱们县有标准化茶园 60 万亩，但大部分制茶机具都是从浙江、四川、福建等地采购的，并不完全符合本地茶农需求，所以我们自主研发了适用于本地茶品种加工工艺的机具。”贵州绿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金涛介绍说。

经过前期了解，龙凤村村民王万军刚把自家茶叶加工厂进行了升级：“新增了 4 台理条机，还有传送茶叶的震动槽。改造之后，整个产能大概能提高 30%。”

王万军盘算了一下，添置这些设备大概需要 9 万元，他还能申请到 1 万元的茶叶机械补贴。“这是个朝阳产业，只要把质量做好，不愁销路！”王万军说。

宁夏盐池县，王乐升乡集市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文化惠民暖人心”和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在这里举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不少村民在听县里的科技专家讲授高效节水灌溉技术。

“以前种田靠天吃饭时候多，前几年就听说这个节水灌溉技术好，收成高，今天听了专家讲课，我打算明年也试一试。”村民王占胜说。

在辽宁营口的红旗大集上，鲅鱼圈区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被赶集的村民们围住。“我家蔬菜大棚里用啥设备除草经济实惠？”“我家打算建个冷库，有啥优惠政策？”

鲅鱼圈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吴存瑞耐心地给村民们解答：“大伙可以看看这款新研发的田园管理机，非常适合农棚使用，能除草，还能旋耕，价格也便宜，还可以享受 30% 的农机补贴……”

大集上，突然传来一阵热烈的锣鼓声，一队身着红衣的舞龙队伍高擎着彩龙扭了起来。人们围成一个圆圈，纷纷拿出手机，定格这精彩的瞬间，不少人喝起彩来。

锣鼓声越来越响，龙越舞越欢，乡村的年味，越发浓郁。

（参与采写：向定杰、丁非白、洪可润、柳玉敏、高健钧）  
新华社北京 1 月 19 日电